嘉定鎮江志

嘉定鎮江志卷三

風俗

晉殷仲堪作季子廟記云英風遺俗今德在民唐劉禹錫和李衛公北固詩云風俗泰伯餘衣冠永嘉後李宗瑀引舊經亦云本泰伯之化有謙讓之風至今士大夫崇靖退青風氣下逮民庶亦循理樂業而不好競封內如中古焉世之以京口為用武之國而論風俗者率援隋志鬬力之戲為鬬夫擊柝推鋒執戈衛社國忠臣志士所期自奮者而概指鬬力之戲為風俗若將陋之則不可今師師之居曰靜治曰坐嘯曰道院嘉與郡人相安於簡靖而有能崇教化以鼓舞之□□哉 舊志京口自宋氏以來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 隋志京口一都會其人並習戰

號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為鬭力之戲各料強弱相
敵事類講武　唐韓滉鎮浙西以賊非牛馬不嘯結乃禁
屠牛以絕其謀毀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以其材繕置館第
又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　李德裕觀察浙西既於布
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南方信禨巫鬼雖父母
厲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有識者諭以孝
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教違者顯寘以
法數年惡俗大變除淫祠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
宄無所容蔽天子下詔褒揚　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
無厭以天子誕日請以泗州置僧尼戒壇以邀厚利江淮
間民皆曹輩奔走德裕劾奏云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
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臣於蒜山渡點其過者自正月

以來一日百餘人叱劉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六十萬丁壯

不爲細變有詔禁止按本條舊照寺乃自泗州行供與本甚之者紛然意留滯流此時然事衝公能俾所部之民不混淆山而北數十年來江淮之民乃混淆山而南趨之於本條似由衣甚支以自呂直推嗚遊王徐又繼揚衆人之求於外以資給浮屠中又自爲無利術公有巷能無遺根乎

會要長慶三年

德裕奏應百姓厚葬及於道途或陳祭奠兼設音樂等閒

里編甿罕知教義生無孝養可紀沒以厚葬相矜器備僭

差祭奠奢靡仍以音樂榮其送終或結社相資或利息自

辦生業儲蓄以之皆空習以爲常不敢自廢人户貧破抑

此之由今百姓等喪葬祭奠並不許以金銀錦繡爲飾及

陳設音樂其葬物涉於僭越者勒毀除兢結社之類任充

死亡喪服糧食等用伏以風俗之弊誠宜改張繫人心同莫

有循守饒知變革爭刑襃遷臣今已施行人稍知勸若後

人不改風化必清　寶歷二年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葷血危老之人率多死水斗三十千取者益他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誑百姓渡江日數十百人德裕蒐勒津邏捕絕者具奏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臣於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無益黎甿

通典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長淮大江皆可拒守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爲之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顏謝之風扇焉衰乎記於潤州古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人好用劍自永嘉南遷斯爲帝鄉人性禮遜謙謹婚嫁喪葬雜用周漢之禮

攻守形勢

晉志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幽州牧屯兵在馬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爾雅曰絕高為京京城因山為壘望海臨江緣江為境似河內郡內鎮優重　吳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比去數百里即有驚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吳先都京後都建鄴京口亦謂之京　黃初中魏人來寇曹丕出廣陵臨大江兵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帝使諸將謀以拒守將軍徐盛設計自武昌至京口烽燧相望案廣陵京口對岸吳時疆界僅挾長江之外非其所有故沿江守備特嚴考吳志載吳劉陽部賊注曰烽火以相

至孫山蹊官桓望武百里武五十三十里至至別樂以相古一夕可行焉累孫權特合衆來大於西陵敗三竟是矣

封封沙坑來走南沙若王沙中晉以為孫吳封沙由阿等縣分隸晉陵吳建孫河屯京城河

因赴苑陵為嫣覽所殺其子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京城起樓櫓以禦敵孫權聞亂引兵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權使人諭止明日見韶甚器之拜為校尉食丹徒曲阿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韶為邊將數十年得士卒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敗焉魏人撫兵遠徙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權稱尊號自武昌還建鄴韶乃朝見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韶盡識之乃加領幽州牧

晉郗鑒咸和元年刺徐州蘇峻反鑒將赴國難遣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

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防其越逸斷賊糧道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不百日心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鑒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會王舒袁津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扞賊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卜乏水默窘迫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責納不忠將殺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時賊帥張家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率衆討平之　庱亭在丹陽縣東與常州武進分界昔孫權射虎傷馬之地韻書庱音丑拯反吳中亭名　大業在丹陽縣界晉書云　蔡謨領徐州刺史聞石季

龍於青州造船數百艘緣海諸縣朝廷以為憂謨遣徐元等守中州募得賊太白船者賞布千疋小船百匹是時謨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略（土山與蒜山相為江東要害非郗鑒等治自東至西防守如此嚴密則蔡謨鎮京口之地誠可想）劉牢之代王恭鎮京口時楊佺期桓元將兵逼京師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元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隆安中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萬樓船千艘建康震駭牢之東討自山陰使劉裕出海鹽來援裕兵不滿千人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鬬志恩率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裕率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衆恩狼狽僅得還船浮海北走鬱州裕累戰大破之元興

初劉裕破盧循何無忌潛勸裕於山陰起兵討玄土豪孔靖曰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裕從之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告裕遂與毅定謀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徒衆隨之即斬玄降以徇衆推劉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義軍斬玄脩將吳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皇甫敷玄大懼使丘謙屯東陵裕與毅等進突謙陣軍大潰玄走裕入建康屯石頭城　何無忌為盧循敗於尋陽劉裕方北伐至下邳聞之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裕至建康募人為兵治石頭城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辛丑後謁京陵大赦三月乙丑
詔曰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襟帶江山表裏華甸經塗
四達利盡淮海城邑高明土風淳壹苞總形勝實惟名都
故能光宅靈心克昌帝業頃年岳牧遷回軍民徙散歷里
廛宇不逮往日皇基舊鄉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
可募諸州樂移者數十家給以田宅并蠲復　高祖遺詔
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劉延孫
與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為徐州
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於廣陵廣陵與京口對
岸欲使腹心為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授延孫
齊永泰元年王敬則反邱仲孚為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
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

尚決瀆渚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五月詔左興盛劉山陽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　隋軍濟江陳護軍將軍樊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情兵消息毅遂不行詳見雜錄　唐劉展之叛江淮都統李峘從山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儇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展素有威名馭軍嚴整淮東節度使鄧景山為展軍所擊夜清長引兵入廣陵李峘闢北固為兵場插木以塞江

口戍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趨北固者知是累日李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犯潤昇上元二年正月田神功使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趨下蜀白將三千人軍於瓜州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趨金山會大風不得渡還軍瓜洲而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逆戰 李希烈之亂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毀道佛祠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為朝廷有永嘉南狩事造樓船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時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焉 申浦在常州江陰界通江以春申所封之地得名 南唐盧絳嘗奏論後主上疏陳京口至潤壁數要

衝之地宜立柵屯戍賡設備禦利害數十事陳奇司表為
本院承旨使督百卒任所陳利便經營制置頗見斡精戒
轄松江諸營兵馬監押兼巡檢絳於是召募士卒少年徒
於舟楫伊習水道者得馬雄等數十人立為偏裨校使督
卒伍日習水戰節以金鼓麾以旗幟部分次序進禁退捧
旋運如飛皆如節制時有一舟應節稍遲即斬其長役試
之可使泝逆流蹈巨浪畧於海門遮邏越人船舫百餘艘
鹽數萬石獻于金陵後主賞其功拜上柱國後授浚軍
都虞候及王師攻秦淮口水柵絳數引戰擊破之江南諸
將忌絳功名出己説後主遣絳出援丹陽絳自金陵率所
部舟師八千計百艘為八字列陣而行突圍曹彬等識絳
所部開圍出之既至京口舍舟登岸麾兵三戰越人三北

其國遂亂乃以爲潤州節度使　開寶八年九月王師初
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都虞候劉澄舊事潘
邸國主尤親任之擢爲潤州留後及吳越兵至國主命
盧絳自金陵來救吳越兵少却絳方入城圍復合乎潤州
李煜欲出降陳喬張洎以爲金湯之固未易取潤平始謀
遣使入貢求緩兵九年正月曹彬遣郭守文以煜來歸
建炎三年二月癸丑金兵至瓜州詔以呂頤浩爲資政殿
學士充江浙制置使又命奉國軍節度劉光世守鎮江府
丁巳頤浩除簽書以精兵二千回鎮江節制劉光世以下
拜瓜洲渡　九月江浙制置使韓世忠駐軍江陰軍執請
以鎮江隸世忠而常蘇固山諸處控扼官軍並隸御營使
司二日善　四年四月兀朮入寇回至鎮江韓世忠已捉

兵駐揚子江焦山以邀之時敵衆數萬世忠戰士才八千
敵遣使與世忠約日會戰世忠募海船百餘艘進泊金山
下仍植一旗書姓名衣其上世忠預令工鍛鐵綆聯為長
綆貫一大鉤備授諸軍之强健者平旦擁千舟躁而前比
合戰世忠分海船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
入敵不得濟便遣使懇還所掠及獻馬五千世忠不聽時
撻辣所遣之兵在儀真江之南北兩岸皆敵衆而世忠據
中流與之相持敵以輕舸絕江而遁世忠曰窮敵勿追先
是世忠視鎮江形勢無如龍王廟者敵來必登此望我虛
實因遣將蘇德以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三百卒伏江岸遣
人於中望之戒曰聞江中鼓聲岸下人先入廟中人繼出
數日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聞鼓聲而出五

騎者依策以馳使得其二有人紅袍白馬既墜而跳馳得既詰二人者云即兀朮也是舉也俘獲殺傷甚衆敵所遺輜重山積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　紹興八年五月樞密副使王庶措置江淮遂移張俊下張宗顏將七千人軍淮西巨師口將三千人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泗州使緩急互為聲援以劉錡軍鎮江為江左根本　三十一年金兵兵號百萬犯瓜洲淮南制置劉錡退屯鎮江而錡病已劇李橫劉汜等不利上以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措置守江中書舍人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敵已瞰江恐臨期不堪駕用存中允文同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稱相與臨江按試令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將迫岸復回敵兵皆持滿以待其

船中流上下回轉如飛敵衆相顧駭愕曰南軍有備如此

遂殺亮而退師

田賦 闕

屯田

三朝史志云江淮兩浙承偽制皆有屯田克役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削其米久矣 紹興元年二月己巳詔遣吏部郎官監都仇悆往鎮江府究之根之實上謂宰執曰劉光世一軍日費糧餉萬數如此宜速為屯田之計祥符圖經載丹徒丹陽金壇延陵四縣屯田凡大麥一千一百二十七石丹徒縣五百五十九石丹陽三百八十三石金壇縣九十八石延陵縣八十七石小麥六百三十九石丹徒縣二百五十六石丹陽縣二百七十四石金壇縣五十五石延陵縣五十四石絲八千九百二十兩丹徒縣二千九十八兩丹陽縣二千八百一十二兩金壇縣五千二百九十一兩延陵縣七百一十九兩絣一百一十八兩絹五疋紬三疋羅一

疋麻皮一十四斤又粗麻皮七千五百二十斤大麥五百

四十九石小麥二百八十八石以上八色皆出丹徒縣外三縣無又粳米

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三石丹徒縣二千六百二十八石丹陽縣二千八百二十一石金壇

縣二千四百八十九石延陵縣六千六百七十三石今四縣以供經數尚餘三百七十八石錢二十六

貫丹徒縣六貫丹陽縣一十七貫七百金壇縣七貫七百今丹徒丹陽金壇三縣元

管屯田一十六萬一千六百五十畝畸數不書計租米二萬三

千一百十三石除已佃外尚有未佃之數丹徒縣元管一萬二十六百七

十五畝租米二千八百一石今已佃田一萬二千二百八十九畝租米二千六百三十石餘未佃丹陽縣元管五萬

八十四百八十五畝租米七十四百九十四石今已佃田三萬一千五百五十六畝租米六千一百五十石餘未佃田

金壇縣元管一十一萬四百八十八畝租米一萬二十九百一十七石今已佃田一十萬三千一百九十一畝租米

一萬一千三百十六石餘未佃三官莊營田乾道庚寅三縣營田稻子共

一千八百四石 今丹徒縣營田夏料錢八百四貫大麥二百五十一石

秋料錢一千二百三十貫秈子五百八十六石丹陽縣營田夏料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貫大麥二百九十三石秋料錢四千四百三十八貫秈子二千九百四十六石金壇縣營田夏料錢六百二十九貫大麥一百三十六石秋料錢一千五百二十二貫秈子一千一百四十二石令

丹徒縣營田夏料錢八百四貫大麥二百五十一石秋料錢一千二百三十貫秈子五百八十六石丹陽縣營田夏料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貫大麥二百九十三石秋料錢四千四百三十八貫秈子二千九百四十六石金壇縣營田夏料錢六百二十九貫大麥一百三十六石秋料錢一千五百二十二貫秈子一千一百四十二石

軍營

建炎間楊華楊太最為劇盜太年幼為么故曰楊么其後張俊岳飛平之收伏楊么等敗殘之軍無所歸着遂以逃荒之田令其力農時號楊么子軍因名軍莊後軍兵撥附大軍其田召農民為之耕種令求西兩莊共田七千六百

一十四畝蓋點莊一員專委縣尉提督莊課每歲夏秋二

科撥收撥發更足來莊交料大麥田六百五十畝小麥田六百三十三畝秋料稻田二千七十六畝大豆田五百五畝蕎麥田一百六十二畝西莊夏料大麥田一百八十八畝小麥田四百一十一畝秋料稻田二千八百四十七畝大豆田七十三畝蕎麥田六十五畝

職田

丹徒縣夏料租絲一百六十三兩大麥一十石小麥八十一石秋料租米一十八石丹陽縣夏料租絲一百八十二兩租錢五貫大麥一石小麥五十九石秋料租米八百四十一石金壇縣夏料租絲一十三兩小麥八十三石秋料租米一千一百一十三石知軍府事丹徒縣租絲三十四兩小麥三石租米一百五十八石丹陽縣租絲五十四兩租米一百四十六石通判南廳丹徒縣租米七石金壇縣租米一百一十二石通判北廳丹徒縣租絲二十一兩小麥一石租米一百石丹陽縣租米八十八石鈐轄丹徒縣租米三十八石丹陽縣租米一十七石金壇縣租米五十一石簽判丹徒縣大麥三石租米五十五石丹

陽縣小麥一石租米一十九石金壇縣小麥三石租米三十四石教授丹陽縣小麥三石
長七兩租米八石金壇縣小麥五石租米一十八石節推丹徒縣絲四兩租米八石丹
陽縣小麥八石絲四兩租五苗租米九十九石錢金壇縣小麥三石租米一十一石察推丹
徒縣絲二十九兩租米八十一石金壇縣租米六石知錄兼羅務丹徒縣絲二
十二兩小麥二石租米七十三石司理丹徒縣租米六十一石司法丹徒縣小麥三石
租米五十九石金壇縣租米一十四石監倉丹徒縣租米一十石金壇縣租米八石
監稅東廳丹徒縣絲三兩大麥一石小麥六石租米一十六石監稅西廳丹徒
縣絲八兩大麥二石小麥一十一石租米五石監酒東廳丹徒縣租米三十二石監酒
西廳丹徒縣大麥一石租米二十三石金壇縣租米三十石江口監稅金壇
縣租米五十六石都監丹陽縣小麥八石租米九十一石監押丹徒縣絲七兩小麥七
石租米三十石丹徒縣知縣小麥一十四石大麥一石租米九十一石縣丞小麥三石絲一十二
兩租米五十二石簿尉絲三十三兩小麥四石租米二十三石丹陽縣大麥一石小麥一石租米

三十七石監務小麥八石粗米三十三石西津巡檢粗米二十二石丹陽縣粗米一十七石

金壇縣粗米三十石圌山巡檢絲一十兩小麥一十六石粗米二十二石大港監鎮

粗米一石金壇縣粗米一百四石丁角監鎮粗米七石金壇縣粗米五十二石丹陽

知縣絲二十六兩小麥七石粗米九十七石縣丞絲二十八兩小麥一十五石粗米六十八石主

簿絲二十八兩粗米五十二石縣尉絲二十四兩小麥九石粗米二十九石監務粗米三十石

經山巡檢粗米七石延陵監鎮粗米四十四石延陵巡檢絲八兩小麥三石金

壇縣絲一十三兩粗米九石金壇知縣小麥二十一石粗米一百五十四石縣丞小麥二十

二石粗米一百二十七石主簿小麥九石粗米八十石縣尉小麥八石粗米四十七石監務小麥

一十石粗米四十五石

嘉定鎭江志卷五

土貢

唐地里志潤州土貢衫羅水紋魚口繡葉花紋等綾火麻布竹根黄耆伏牛山銅器鰣鮓　元和郡縣圖志開元貢雜藥紋綾賦絲紵布　通鑑興元元年鎭海節度使韓滉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　元和郡縣圖志正元以後觀察使王緯李錡相繼兼鎭鹽鐵使務其進奉與揚蓋相比元和以後稍革之　潤州類集有羅隱鎭海軍所貢詩敬宗時詔浙西上造銀盝粧具二十事時李德裕判潤州兼觀察浙西奏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迴市昨奉宣令進盝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無二三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製造上供昨又

奉宣旨令進紐具二十件計用銀二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尋令併合四節進奉金銀造成兩具進納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深憂不逮時准敕不許進獻驗司求省使者相繼德裕訴而諷之時又詔浙西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口幅盤條繚綾千匹德裕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元宗時使者於江南捕鵁鶄翠鳥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二祖育臣如此今蜀無之且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纖服致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　寰宇記潤州貢方紋綾水波綾羅綈絹　神宗詔王巖叟奏臣伏以陛下

即政之初宜亦儆奢為天下先臣竊知四方貢獻甚有非
國網舊例出於臨增而創起者所在不能無擾如定州之
花綾初州之花紙臣所見而知之者婺州之細花羅潤州
之大花羅臣所聞而知之者臣見聞之所不及若此類必
多伏望詔旨停貢厲戒偷朴之風以隆盛德　紹興四年
十一月辛卯上謂宰執曰韓世忠近得鰣魚鮮朕戒之曰
艱難之際朕不厭菲食當立功報朕而貢口味非愛君之
實也已卻之沈與求曰陛下亦以好惡如此諸將致不用
命三十一年十二月壬戌上謂宰執曰前日過平江府守
臣進洞庭柑卻之今過常潤兩郡俱無所獻必是聞風而
罷也朕意無他正恐受之則後來所至之郡必競為奢侈
有過於柑子者矣陳康伯等因贊此非獨仰識陛下盛德

又以見聖慮之深遠也時上親札四白鎮江寨迷擇回賤味盤於攜抽巧貢哉於史書當上之衣非追奉以惡欲為費物料王微猶且節之遠將守徑插衣不衣代十汎前代詔宋詔旦絲紋於州立守書奏延十百言而後詔詩未書寫之奏帝羨守與平乞前古信也今歲貢綾十疋羅十疋大

禮銀五百兩聖節銀三百兩羅三百疋絹三百疋

錢監 銀冶附

唐食貨志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開元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天寶十一載揚潤宣鄂蔚鑄爐留十

寬賦

晉武帝紀寧康二年詔晉陵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受振貸者即以賜之時晉陵郡正治丹徒宋文

帝紀元嘉四年詔蠲丹徒今年租布元嘉十七年詔前所
給揚南徐二州百姓田粮種子悉督入者悉除半今半有
不收處郡原之凡諸逋債優量申減元嘉二十一年詔凡
年穀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盡南徐兗
豫及揚州浙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助闕乏元嘉二
十六年詔復丹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元嘉二十六年
詔曰京口肇祥自古可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給以田宅
幷蠲復孝武帝紀孝建元年始課南徐州僑民租大明五
年夏四月戊戌詔南徐兗二州去歲水潦傷年民多因窶
逋租未入者可申至秋登前廢帝紀大明八年冬十月庚
民原除揚南徐州大明七年逋租齊高帝紀建元元年詔
長蠲南蘭陵租布武帝紀永明四年五月癸巳詔揚南徐

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取見布一分取錢來歲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疋准四百依舊折半以為永制明帝紀建武二年三月戊申詔南徐州僑舊民丁多充戎旅蠲今年三課梁武帝紀大同十年三月甲午輿駕幸蘭陵謁建陵辛丑至脩陵壬寅詔曰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今因務小閑始獲展敬園陵故鄉老少接踵遠至可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監所責民蠲復二年因作還舊鄉詩庚戌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所經近縣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又賚錢二千按天監元年改南東海為蘭陵郡則蘭陵正是京口陳宣帝紀太建十二年詔元旱傷農畿內為甚其東海等十郡積年田稅祿秩並又原半其丁租半申至來歲秋登按陳永定二年廢南蘭陵郡仍為東海郡

唐會要正元八年八月詔令京兆

少尹韋武往揚楚廬壽滁潤蘇常湖等州宣撫慰百姓因
水不能自存者委宣撫使賑給死者各加賜物在官爲收
歛埋瘞其田苗所損委宣撫使與所在長吏速具聞奏災
傷之後切在撫綏食貨志李錡既平府藏盡虛諸道常賦
之外進奉不息鎮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徵射恩澤以常
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憲宗紀元和二年十
月己卯免潤州今歲稅通鑑元和二年十一月李錡誅有
司籍錡家財輸京師裴垍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刻剝
六州之人以富其家陛下閔百姓無告討而誅之今輦其
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
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紀元和四年十一月
癸卯詔浙西蘇潤常州旱儉賑米二萬石會要元和六年

十月詔諸道部團練使及修武備以靜一方兩別置軍額因加吏祿亦既虛設煩為浮費潤州鎮海軍使額宜停所收使以下俸料一事以上各委本道充代百姓缺額兩稅在郡本傳為浙西都團練觀察使料民等第據地狀齊均其征賦一其徭役民有宿逋不可減於上供者必代輸之淳化五年兩浙轉運使曾致堯言去年湖州督稅及程蘇常潤皆有逋負請行賞罰以勸懲之太宗以刻薄之政皆俗吏所為又江浙瀕年水災蘇常潤尤甚七月丁卯詔致堯倍加安撫不可侵擾民或失所罪有歸焉憲理釋曰財賦出于民者也監司督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民力其困矣政尤以督賦信斷為務及官吏太宗不得不已其猶且戒之曰民哉之所民有取為式狀之對不貴見江之意無罰於子江哉會安咸平元年十一月兩浙轉運司請出常潤州庫米十萬石賑糶從之長編咸平

五年十一月左藏庫監官郭守素言淮南昇潤州紬絹價高望不給冬服留充郊祀賞給可獲數倍之利上曰朝廷方事大變豈復規小利也罷之實錄政和三年三月甲戌詔潤州丹徒丹陽兩縣災傷放稅及七分以上常平賑貸在法至三月終罷緣今歲有閏田事必晚飢民可聞與展至四月紹興戊寅守臣秘閣鄭作肅以丹陽縣練湖占民田數十頃未嘗豁除二稅奏蠲之三縣台納布豆舊每歲折估增多民以為病紹興間湯鵬舉為兩浙運使奏請一依戶部經界所定豆每斗折錢二百三十布每疋折錢二貫三縣合催畸零稅總為錢三十餘貫被擾者數萬家淳熙中守臣秘撰耿秉下令蠲之而代以公帑之羸民至今思之三縣台納大小麥每開場時折估錢增一歲嘉定

改元守臣趙師羼約以中制爲小麥一斗折錢四百大麥一斗折錢二百具申朝省刊石府治永爲定制邦人德之三縣各有碑記其事

常賦

嘉熙二年旨罷丹陽縣酒稅酒稅務在丹陽橋下月解八百二貫有奇以官吏苛征民殺苦之限毛把持嘉熙二年知縣於與之滿申部守吳潛以本務官錢不通八百貫爲數不多不以貼害一邑令自四司始尤鮮務官一首其中朝廷首蔡　邑人寶章洪東哲爲記略曰嘉熙二年夏四月以前知鎮江軍府事寶章閣傳制矣公之封有旨罷丹陽縣稅務仍下戶部發其言已之人士驚喜呼舞告于衆曰微有運使我子孫無忘大賜東哲不能以圖陋斷抑征商之事屬度愛尚文不可增者得諸周文王之從北悉仁也蠲市譏而不征哉罰之與始以關市則于乜賦域者瑞敲財時抑末作主子一言以蔽之曰征苛自我文大始夫抑末作于以勸後去人當以爲狀故從而征之于以明堂義善風心非若後世征官置吏狀諸民以爲利也至大奇以哉法發財利關市之賦侍五之體駁而已人非若後世然兒試之多甚此國司之舉結也其淺乃與指蘇並行以暇大夭蘇漢迨于五季凡可以

撥下兰上書給并兵遣采太紹當惜把則寸市代母發邑以東尚叹以米刊湖口口軍釣孔牧仙尚之入出分於專一供軍及將司趾紀制而舡紂仰馬者日生贄重然地土遣絕則舟車之所止留糸沉民富則吟前之所漆集丹陽獨下邑將運梁自南而以歸於澗自北而南運於常厥田下下歐賦上中錯民簡似遍船母當現大利者往住都而去之和草澗之閘覽西有五十至物郡一錄均移者數界其中而土過者不蔡其貴年化論田往或數且送是或境迭過實難司存投于妻津每得手竟日射后集普竹吏無手鳴張屯現日現之外又以翁叟其林邑洺於蜀晚當賓者年疏石它業以自免而列坪幾何從撲持計柳不擇之盡不止巳緣是於術名以取陋關和縣事施君沂雨民串忠白于府關以耗罰均執行舍撒移料之見存者太守矣公抗抗去民之害而與其利猶應行舍之聞的不常執執之深求常在移榭之徹者有時而從乃從華俯考同解之數為縣望入西有奇公慨然田郡雜壽何賣於是郡釋況以闡符貽併同郡急除之馬貴倪而蔽十市行旅悅而出于望并前然恰風乘損異公之意吾悉社而訖之可之去

寶祐六年免收屯田隨苗錢耗米蜀柗六年郡守趙與壹以屯田重租非福田凡

可公望正租之外雜邑錢較與然豬牲同無乾昌書多錢亡兵乃按總所蜀田則請十斜凡租之隨苗錢耗米自寶杞六年立見收畫與報可浙港題孟爲後去孔東分詠漕司已入德之記其事別沒石

景定四年減

公田租寶祐四年附郡收籍賦數以萬增多至景定四年民田之買為公田者十有六萬八千二百二十八畝有奇已畢封當歸元軍賦令當納之數凡修時後則又式矣諸忘德祐元年罷公田復茶鹽市舶法如故德祐元年謝太后詔有司曰十數年來征賦繁急而田主怨嗟痛割無辜而將士輸鹽香采皆官中市國閑知獨遂事已急人人離心搖之人二為賈似道秉國以來多行不恤之政民甚苦之如買公田又茶鹽市舶法又其甚者先帝切齒居簡單國植所壽制其害乃至于壽民誤國使吾與嗣君坐受其禍與言及以所侮何述似道明正其罪其招有罷公田復茶鹽市舶法如故諸不恤而害于民者次第悉除之

均役

郡當衝要土瘠民貧信使往來差調繁重所責役簡勞均近年應辦國信往來合用舣擡禮物人夫不踰二十人係丹徒縣官差撥坊郭人戶充應然坊正縣夫不開貲用人數多寡遍於諸坊排門差撥閭巷騷然守臣待制史彌堅籍定在城七坊及江口鎮戶口姓名圖寫住止內從例令

充役壯人計七千九百三十八戶以安定八年比使回程
為始照各差實數再過應辦止於一坊呈撥或一坊人數
不足然後差及兩坊若一坊人數尚多差使永遞直候再
有應辦以本坊差盡無度然後及以次坊分上輪下次周
而復始居民始獲安跡舊例保頭管夫十名隊頭管五十
名以本坊之殷實者為之坊正一名以本縣合千人為之
凡保頭隊頭皆隸焉上下相維比閭無害然隊頭初無輪
定資次一番差使則坊正借公行私指射挂意乞取滿其
所欲然後別行指差夫坊既有正然知保伍隊頭職事可
勇無之奚苦別立隊頭重為民擾自今永免差撥在官既
有責辦於民實為利益焉

夏稅

絹紬綿按許載吳唐拾遺錄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祖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一貫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邱時為員外郎上言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為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疋市賣五百紬六百綿每兩十五齊邱請絹每疋擡為一貫七百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皆足陌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邱致書于徐知誥知誥行之至是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通鑑載於天祐十五年

許符圖經載四縣夏稅絹二千六百四十二疋丹徒

縣八百五十九尺丹陽縣四百九十三尺金壇縣七百八十五尺延陵縣五百五十五尺羅一千尺丹徒縣三百八十七尺丹陽縣五百三十五尺延陵縣二百七十尺金壇縣無絲二千七十九兩金壇縣九百八十一兩延陵縣一千九十七兩丹徒丹陽兩縣無紬一千四百三十九尺丹徒縣二百一十四尺丹陽縣一百六十三尺金壇縣九百六尺延陵縣一百六十五尺綿六萬三千三百五十六兩丹徒縣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七兩丹陽縣二萬四百七十二兩金壇縣一萬六千五百六兩延陵縣八千一百六十一兩錢一千六百一十貫丹徒縣五百三貫丹陽縣一百八十貫金壇縣五百二十五貫延陵縣四百四貫大小麥各七千一百二十二石丹徒縣各一千七百七十九石丹陽縣各二千二百五十九石金壇縣各二千二百六十二石延陵縣各八百二十二石鹽錢八千一百一貫丹徒縣一千五百八十九貫丹陽縣二千四百八十六貫金壇縣二千九百貫延陵縣一千一百二十四貫鹽絹三千五百五十四尺丹徒縣九百五十一尺丹陽縣一千五十六尺金壇縣一千八十七尺延陵縣四百六十尺鹽扑錢一十七貫七百丹徒縣四貫七百丹陽縣五貫三百金壇縣三貫九百延陵

數三貫二百今丹徒縣夏稅絹二千一百八十疋兩丁絹八百三十疋於門攤三十疋兩本色綢於
住佃外貢分佃絹一千三百五十疋羅四百三十六疋緜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三兩絲五十二百四十九兩鹽見鈔
只二千五百九十八貫七叁三千四百三十四石小麥三千二百四十三石麻丈二十九十二斤粗錢一十三貫
丹陽縣絹二千一百九十九疋羅五百六疋綿二萬三千四百三十九兩絲四十二十三兩鹽見腳錢三十
五百九十八貫七叁三千二百一石小麥三十三十四石粗錢一十貫金壇縣絹四千五百九十五疋羅
一百一疋綿二萬二千六十兩絲六千八十九兩鹽見腳錢七千七百六貫大麥三千一百一十七石小麥三十
七石

秋稅

祥符圖經載四縣秋稅粳米五萬二千二百七十三石丹徒
縣二萬一千六十八石丹陽縣一萬六千六百十四石金壇縣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八石延陵縣四十三百
四十二石分四縣以撥總數為除八百九十九石未撥餘糯米五千九百九十二石丹陽
縣二十一百九十九石金壇縣二十八百一十九石延陵縣九百七十四石丹徒縣無大豆五

千八百五十三石丹陽縣二千二百五十五石金壇縣二千六百八十石延陵縣九百一十八石徒縣無乇

鹽米二萬四百九十六石丹徒縣六千五百六十七石丹陽縣六千六百四十二石金壇縣五千三百二石延陵縣一千九百七十四石今四縣以樣總數尚少一十一石

蘆蕩五萬一千六百六十頃丹徒縣一萬七千四百四十頃丹陽縣一萬八千三百一十一頃金壇縣一萬三千一百六七頃延陵縣四千七百三十頃今四縣以樣總數尚餘一千九百八十頃

税布六千三十八尺丹徒縣一千三百七十四尺丹陽縣一千六百九十四尺金壇縣一千八十五尺延陵縣一千八十七尺

折料布一千一百一十三尺皆出丹徒縣外三縣無

今三縣秋税除經界逃閣等外粳米一十萬九千六十七石糯米六千五百七十八石豆六千二百七十石布六千八百五十三尺元額八千九百一十五尺內丁布二十六十一尺於開禧三年內奉旨端放住價外責今價上件最七萬五千六十額白米糯粗錢一百二十六貫丹徒縣秋米三萬七百九十七石糙米三百八十石豆二百五十九石布一十二百六十四尺乾二萬二十六百三十八頭面木秸粗錢一百八貫

丹陽縣

秋米四萬四十二十一石乾米二十五百九十七石五二十五石二十七石布一千一百四十二尺蠶三萬四十四石八十領白水紬絹錢七貫　金壇縣秋米二萬四十二百四十七石糯米三千六百石豆三千三百八十三石布四十四百四十六尺絹一萬七千九百四十一領

和買

咸平二年戶部判官馬元方建言方春民闕乏絕請預給庫錢約至夏秋令輸絹於官詔下其法於諸路率一縑給錢一千時人便之其後或不以錢而以鹽後又給錢三分而以七分折鹽又其後則鹽與錢不復給而與兩稅均輸矣　今三縣和買絹九千九百三十八疋丹徒縣三千五百疋丹陽縣三千九百三十八疋金壇縣二十五百疋

經總制錢

宣和初盜起睦州兩浙用兵陳亨伯為經制使乃以公家

出納錢若賣酒醋糟商稅牙稅樓店等錢量取其贏剝歷收附以供移用謂之經制錢及翁彥國爲總計使復倣其法謂之總制錢經總制錢之有額此其始也今本府每歲經總制錢一十一萬七千七十五貫盡數截撥赴淮東總領所

免役錢

熙寧以後有免役錢乾道庚寅三縣夏秋兩料四萬三千二百四十六貫（丹徒縣一萬四千二百八貫丹陽縣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二貫金壇縣一萬六千八百十六貫）五今三縣每歲夏秋兩料免役錢四萬四千三百四十八貫（丹徒縣一萬四千四百八貫丹陽縣一萬三千八十一貫金壇縣一萬六千八百五十六）貫官戶不減半役錢二千七百八十六貫

丹徒縣丞廳分兩料催

上供

上供米七萬九千四百八十八石

課程

宋元嘉十七年詔揚南徐二州估稅所在市調多有煩刻山澤之利猶或禁斷役召之品遂及稚弱如此比傷治害民自今咸依法令務盡優允如有不便即依事別言不得苟趣一時以乖隱卹之旨唐會要正元九年戶部侍郎張滂奏立稅茶法自後裴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塗而理矣十年潤州刺史王緯代之理于朱方數年而李錡代之鹽院津堰改張侵剝不知紀極私路小堰厚斂行人多自錡始大中六年正月鹽鐵轉運使裴休奏諸道節度觀察使於茶商搨地錢并稅經過商人頗乖法理請釐革擬

税商旅既安課利自厚其年四月浙西觀察使奏軍用困竭乞且依舊税茶勅旨裴休條疏茶法事極精詳制置之初理須畫一並宜準今年正月勅旨處分至朝乾道六年五月庚午户部狀已降指揮自行在至建康府沿路征税煩繁可省之令措置臨安府自北郭税務至鎮江府沿路一帶税場内地里接近收税繁併去處合行省罷庶幾少寬商賈詔從之坊場河渡丹徒縣見管三十四坊每年管催六千五百七十五貫　丹陽縣見管五十五坊每年管催七千二百七十八貫　金壇縣見管二十坊河渡二處每年管催三千九百八貫

嘉定鎮江志卷六

山川

丹徒縣

京峴山　山在府治東五里潤州類集云州謂之京鎮京口者因此山寰宇記梁武帝望京峴山盤紆似龍枕其左右為龍目二湖按類集龍目湖秦時所掘與寰宇記小異耋齋周孚詩平湖認龍目斷嶺記蜂腰注南徐州記有龍目湖今失其所鶴林寺前山有名蜩蜂腰者　唐顧雲為隋司徒廟碑地控金甌城臨鐵甕山分荊峴水接蓬瀛曾改於鮑照陽春登京山行注京一作荊非　李德裕劄甘露寺於北固山而祭言禪師文以為北固乃京峴之一枝

王荘定公存與刁經臣詩有二載京峴居過從不獲屢

之句注云京峴澗之二山世但以京峴為一山
北固山　即今府治與甘露寺是世說荀令則嘗登北固
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使人有凌雲之意若秦漢之君必
當褰裳濡足　唐元和郡縣圖志山在縣北一里下臨長
江其勢險固因以為名蔡謨鎮安作鎮並於山上作府庫
儲軍實　劉損之京口記迴嶺入江懸水峻壁　輿地志
天景清明登之望見廣陵如在青雲中相去鳥道五十餘
里　文選謝靈運有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詩　寰宇記舊
北顧作固字梁高祖云□作□作固誠有其語然北望海
口實為壯觀以理而推宜改為顧望之顧　本記大同十
年春三月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樓改名北顧　靜惠王宏子
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

梁武帝幸朱方正義修解宇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蘇峻起樓其上置軍實是後頹壞山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翼日上幸遂通小輿上悅登望久之敕曰北顧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米帛

壽邱山在城中宋武帝潛龍舊宅基也後封今名

唐頹山在城中今號塘塠山

東山在城東二里亦號花山　唐皇甫冉同樊潤州遊東山詩北固多陳迹東山復舊遊　蘇子美花山詩寄袁山因花得名花今不見草縱橫

蒜山在北西三里　寰宇記晉安帝時海賊孫恩戰士十

萬至蒜山宋武帝衆無一旅橫擊大破之山生澤蒜因以為名　京口記蒜山無峯嶺北臨江　潤州類集一說蒜當為壽算之算因諭諸葛亮嘗會此山議拒曹操後有赤壁之勝時人謂其多算以為山名故龜蒙算山詩周郎計策清宵定曹氏樓船白晝灰　顏延年謝莊鮑照許渾詩皆曰蒜山　蘇山松林中可卜居蘇軾詩蒜山幸有閑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松林今不存矣　二翁亭即蒜山亭無為集云浮玉僧建亭蒜山之頂丹陽新舊太守林子中布楊次公傑嘗登之因名　二翁亭詩云來陪杖屨躡孤峯故老爭觀嘆二翁海上波平千里白江東兵壯萬旗紅雲開雲合山頭月潮落潮生渡口風須約蒙莊老仙客兒關直下看龍宮

黃鶴山在城西南三里　建康錄宋高祖微時嘗遊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中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按黃鶴山本名黃鵠山宋衡陽王義季刺南徐長史張邵與隱士戴容姻通迎容來止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容嘗憩於此澗太祖每欲見之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按竹林精舍即宋武帝微時所遊京口竹林寺今鶴林寺是元豐間曾旼撰圖經之非語見類集而舊志猶兼引寰宇記以為宋高祖潛龍時遊息竹林寺黃鶴飛舞其上因名黃鶴山却不考宋戴容傳衡陽王刺京口時在宋文帝元嘉九年去宋武遊息之時已久猶謂之黃鵠山是舊志因圖經寰宇記而差矣　鶴林寺杜鵑花續仙傳云正元中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值

此寺周寶鎮浙西一日謂殷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絶嘗聞能開頃刻花能副重九乎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鶴林寺宿中夜有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為上帝所命下司此花俗時花中非久即歸閬苑今為道者開之來日寺僧訝花漸拆至九日爛熳如春後經兵火其花遂亡信歸閬苑矣蘇軾觀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又和陳述古冬日牡丹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能遣秋花發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又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又鶴林神女無消息為問何由返帝鄉

招隱山在城西南七里元和郡縣圖志獸窟山一名招隱山即隱士戴容所居也　寰宇記梁昭明曾遊此山讀書

因名招隱山今石崇古蹟猶存　戴顒碑在招隱米芾崇寧甲申文　唐兵部員外郎李約曾佐李愿入鎮浙西幕約切至金陵於鎮坐上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與人要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常聞誇招隱寺昨遊要細看何殊州中李笑曰其所賞者疎遠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膻從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衆人大笑　虎跑泉在山之東南高五丈許深廣纔數尺旱雨常二尺水相去鹿跑泉二十餘丈按趙次公注蘇軾虎跑泉詩丹徒招隱山有此泉又潤州類是鹿跑泉唐學士蔣防為之銘　真珠泉在寺之西北山下去寺一里源發於西南山圓澈若貫珠蘇軾遊鶴林招隱詩巖頭匹練兼天淨泉底真珠濺客忙　玉蘂亭唐李衛公觀玉

蕊花戲書即事寄沈大夫注云此花吴人不識因予賞玩乃得此名向花沈大夫閣前有此花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常邀予同玩故李寄沈詩曰玉蕊天中植金閨昔共窺沈酬李詩曰曾對金鑾直同依玉蕊陰京口集有宋王琪題招隱玉蕊花詩　玉蕊花前筆評之詳矣蔡寬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蕊花詩此為潤州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為四段在通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此花或訪之土人皆莫知為何物或云即今揚州后土廟瓊花乃自王元之始易其名晏元獻書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也周文忠公必大玉蕊辨證跋語云唐人甚重玉蕊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

條葉如茶龍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

久當成木今荼蘼久則扶疏合花上架本照扶花色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

方八出鬚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

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為十餘蘂猶刻玉然花名玉蘂

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宋子京祁劉原父敞宋次道敏

求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為瓊花宋祁華花惟揚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曰玉蘂王

元之[illegible]曰瓊花於后[illegible]大曾赤色之土不預其夫花白花名之劉敞詩[illegible]時南無雙玉蘂花異時來

自八仙家亭云自別南遷來于此白土朝瓊花盛於瓊樓亭此花土人別號八仙花或稱亭謝公所賦玉蘂即此

[illegible]王元之知揚州但言未

詳何木俗呼為瓊花于京何故以誣元之蔡君又引吳同

叔之言以為證甚無謂也劉夢得雪蘂瓊絲之句最為中

的何以物[illegible]

句□□格音陣南史劉杳傳所謂榕酒者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榕酒而作榕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否予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似
不以杳傳為據狗俗訛榕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為瑒杖杖切
復疑未安於是創山礬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玉蕊山玉起高亭姓是之節止因好事者僞作唐人帖攷曾端伯洪
景盧皆信之曾慥端伯高齋詩話唐人題唐昌觀玉蕊花詩云一□瓏鬆玉刻成粗□然地色輕輕女冠花見香來遠唯見階前碎月明今瑒花即玉蕊花盛陵秋凑秋有楊汝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蕊以少故見貴耳自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蕊斷無疑矣傳于今也比帖作絶句云花瑒史裝想木生安問詳物似乎華因觀其代前賢帖知是唐西王母花洪邁容齋隨筆玉蕊公瑒花又名米囊黃書豈易為山礬者江東鄉山並野皆有樹桐以而唐昌所皇至于仲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峰之期是不精之論乎見鮭仲仙亦不琑也
其為諸公倘未見此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
也

石排山在金山之西　蔡佑竹窓雜記揚子江中流最急若無石排金山亦不能立世傳上有郭璞墓余嘗覩至其上無碑碣可考山無土言有墓非也或更有大蛇莫知其數盤結於木陰間其北磧之北流江最深處問之釣者深三十餘丈

焦山在江中去城九里旁有海門二山金焦相望凡十五里　寰宇記焦山戍即海口戍　潤州類集舊經言焦光所隱故名按皇甫謐逸士傳曰世莫知焦光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為廬冬夏袒露垢汚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光因露寢遭大雪至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陸龜蒙寫詩焦光正渥丹焦舊記古詩無言光隱京口者杜佑通典言京口有焦山戍東之間

詩或入海中山疑即此山而江淹焦山詩一本亦作樵山今京口無樵山是可疑也　焦光按魏書一作焦先管寧傳後漢時隱者焦光河東人也魏略亦曰名先字孝然建安末關中亂先獨竄河渚間自作一瓜牛廬以狀曰蝸處其中飲謂之隱者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光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元寂之幽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憂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污其耳目羲皇以來一人而已光先字畧相似　焦山普濟院碑有蔡邕晉宋帝銘具祠觀明應公祠山有朝宗亭飛仙亭寶蓮閣江山偉觀盖其勝概與金山敵故金山面東為亭曰吞海焦山面西為亭曰吸江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闕)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當為一字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當為一字寥)耶奚奪(闕四字)遽也廼裹以(玄闕名上一字)黃之弊藏乎茲山之下仙無家(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邱(闕一字)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門二字)去鼓(闕當為一字華)表留(闕二字當為形義)唯勞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入(不全闕二字)又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爲右(害□□□□□六字不全□斤くナシシ又闕入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二字或丈仁止於此未可知也)丹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右故資政邪元就山下斷石考次其文而闕其不可知者故此差可讀

歐陽修集古錄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摸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

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毀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東觀餘論云邵公元考大銘文首尾似粗可讀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為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蘇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為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道號又疑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宏景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書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

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崇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著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一年乙未歲仙去其弟子周子良為之作傳則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苕溪漁隱曰余觀餘論黃伯思所作也其跋陶華陽書云隱居書跋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揚許三真真跡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澹雅若其為人伯思此跋稱贊宏景書如此故以瘞鶴銘為類之第余切不曾見宏景書未敢遽以為然金石錄云集古錄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余遍撿唐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

陽公何所據也苕溪漁隱曰集古錄疑前後有人同斯號

者而清詩話云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晚號

華陽真逸此蓋同斯號矣集古錄又以字不類羲之筆法

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東坡子美黄魯直皆以此銘

爲右軍書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歟魯直云頃見京口

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不可名貌以此觀之

遺教經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銘斷爲右軍書使人不

疑如歐陽率顏柳數公書最爲端勁然繞得瘞鶴銘勢髣

髴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又嘗有詩云小字

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末觀餘

論云晉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武逸少年三十二不愿己自

稱真逸此銘決非右軍書矣又與劉無言論書云焦山瘞

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回嘗親至彼觀疑即瓚書也下有云呈山焦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說姑俟識者折衷之

蔡佑雜記焦山瘞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世因謂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章子厚丞相不以為然緣石刻在崖下水滴非窮冬水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有司兵參軍王瓚題名小字數十與瘞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考官稱乃唐人則章丞相可謂明鑒也　曾旼以瘞鶴銘王瓚詩蔡邕焦光贊江淹焦山集詩共為山中四絕

銮鼎山在城東南青陽門外一里

石公山在城東北八里瀕江與焦山對　乾道己丑守臣

待制陳天麟建送江亭於其上取蘇軾詩宦遊直送江入

海靈裔閣學有詩序云是山意其嘗有石姥居之

揑山在城西南峴山之北

汝山在城東北十里京口集有米彥章過汝山詩

白鶴山在城東南十五里

磨山在城東南二十里　刁約懷南徐所居詩注唐山莊

在白鶴山側又王莊定存送刁景純歸京口詩云因公東

還轍悲吒重學士風須長者少年流輩輕老人去矣唐山

舊林下

長山在城南二十里山有靈泉舊傳其流與練湖通注溉

民田萬頃見曹鉅長山靈湖廟記文

五州山在城西二十里山名不知何始前輩多以為登山之絕頂望見五州故曾文肅布詩云天際林巒壓壽邱夾江青賦兩三州又云海門西北起崇邱極目參差見五州蔡舍人肇亦有詩云西升崇邱望培塿見五州皆瑣五州在目中然嘗登崇邱而望惟真揚升潤四州尚可遡目又不特此山為然獨文選載顏延年車駕幸京口詩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注云九州之地宋得其五五州之人傾心望帝臨幸按晉宋間淮北遺黎僑蒞江左疑五州之民居此山左右故得名耳一名二義當兩存之

大清山在城東三十里

雨山在縣東三十里或名雩山或謂南丈雩山即是

沓山在城西三十里

馬跡山在城東南三十五里潤州類集有青童馬跡以為山名又有靈洞潛通華陽及抱朴子丹井在馬擢德輿酬李二十二兄主簿馬跡山見寄詩自序云山有奇峰怪石且多昔賢真仙之所遊踐方外士脫然適易經老嚴之徒居于山下□□□□採異好古亦往來棲息其間

娘子山在城東南三十七里

鐵爐山在城西四十里山後有泉名曰翟公泉參政翟汝文銘

靈山在城南四十里唐顧況有詩送郭主歸靈山請書

覆船山亦名酒罌山在城西南五十里北據寰宇記書詳

符圖經謂之函船山

道士山在城東北六十里

曹山在城西五十里

華山在城西六十里

阿育王山在城南六十里

丹陽縣

嘉山在丹陽縣東北四十五里上有龍池

經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古所謂釜斗之山王莊定存有經山佛殿記

沈山在經山之東七里因吏部沈彬爲處士築居得名山有寺寺左依巖堂百步而北其壁石其這相削然千仞若環翠嶺即憲北庵也暎蘚之趣昔退自序

陳山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朱彥章過陳山詩縈繞陳山路蒨緑古岸極山有玉能泉彥章詩云巨靈擘兩山飛泉擬白龍

金壇縣

顧龍山在金壇縣五里俗呼土山下瞰思湖龍蕩髙不能五六丈而巨石盤亘瞰平湖數千頃湖之旁山者居民與埴芙渠界以菰蒲如錯錦繡暑風至則荷香與俗若非凡境

茅山一名句曲山寰宇記山在縣西六十五里延陵縣西南三十里句容縣南五十里山形曲折如句字三曲故名句曲　真誥山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真洞仙館也秦時名為句金之壇以洞天內有

金壇百丈潤時名其源澤爲曲水之穴按山形曲折後人名爲句曲之山漢有三茅君來治上古名此山爲崗山孔子福記云崗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避水辟病長生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洞宮凡五便門

撫遺茅濛字初成華陽人也隱華山修道秦始皇三十一年白日上昇是時先有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元州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始皇聞之問其故老曰此仙謠也於是有尋仙之意濛之元孫盈得道於句曲山上昇爲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居赤城時來句曲邨人改句曲爲茅君山南岳魏纂載三茅君盈太元真君固定錄真君衷保命仙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句曲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梁普通三年

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時拜執金吾御史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辭任還家修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為定錄真君衷為保命仙君見梁道士張繹碑太平廣記陶玄景止句曲山齋高祖問曰山中何所有玄景賦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得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青龍山在縣南五十五里真誥大茅山之西南有四平山俗中所謂方山者也其下有洞室名曰方臺洞有兩口見於山外也與華陽通號為別宇幽館矣得道者處焉其中先止者有張祖常劉平阿呂子華蔡天生龍伯高並處於方臺矣注云此山去大茅山可二十許里西南六七里有一洞口見外近時有人入見大青蛇在洞中因與呼為青龍洞山近上及北面西南亦並有洞穴不知何者是此兩口耳

大峴山在縣南五十里又有小峴山其下石堂內有虎跡水涸即現山東南屬毗陵之宜興西南屬建康之溧陽而北至元門十里為界處長塘湖中屹然孤秀望之若浮故名山浮昔陶隱居尋山志云石孤聳以獨絕所無天而似浮

丹徒縣 按後漢襄楷傳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唐章懷太子注云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然考方志京口境內無此山水名 京江水在城北六里東注大海西接上流北距廣陵祥符圖經謂之京口水寰宇記謂之京江水唐許渾思丁卯村詩于墅樓下水幾日到京江杜牧賦杜秋娘詩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自唐以為京江矣魏文帝有凌江之志黃初五年秋幸至廣陵時江盛漲帝臨望嘆曰魏

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六年冬又至廣陵臨江觀兵時大寒氷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文帝詩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周世宗問孫忌江南虛實忌曰長江千里險過湯池可敵十萬之□世宗聞而忌之京口有王岐公珪京江遇大風詩

丹徒縣

□舊志丹徒水道入通吳會　隋大業六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並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宋朝會要淳化九年二月詔廢潤州之京口呂城常州之望亭奔牛四堰秀州之杉木堰杭州之桴江清河長安三堰越州之山陰縣西堰天聖七年五月兩浙轉運使言潤州新河畢工降詔獎之三朝國史

志慶歷三年潤州濬漕河成督工者賜詔獎其後每年必乾淺秘阻漕舟虞部郎中胡淮與兩浙路提點刑獄元積中再經度常潤州河夾岡道置堰功費多而卒無補御史陳經言之淮及積中皆貶官係熙寧二年 初武進尉凌民瞻督役積中總其事蓋積中主民瞻議故也鄭向為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蒜山漕河抵於江人便利之嘉祐二年王琪再守潤轉運使欲大興役浚常潤二州漕河琪言方營營五嶺又南方歲比不登民困無聊不可重興此役詔罷之而後議者卒請發呂城堰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以為不便官吏坐得罪去 會要治平四年七月都水監言兩浙相度到潤州至常州界開淘運河發置堰閘乙候今年住運開修夾岡河道從之

朝國史志元祐四年知潤州林希復呂城堰置上下閘以時啟閉　四朝史傳曾孝蘊字處善公亮從子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糴糴事建言揚之瓜州潤之京口常之奔牛宜易堰為閘以便漕運商賈役成公私便之　四朝國史志元符二年九月潤州京口常州奔牛澳閘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閘利害因令孝蘊提舉興脩仍相度立啟閉日限之法至是始告成也　會要崇寧元年十二月一日中書省尚書省勘會左司員外郎曾孝蘊劄子紹聖間獻陳澳閘利害蒙朝廷令孝蘊提舉興脩了當行運首尾四五年若不別令官司主管則已成東南漕運大利當遂廢革欲乞專差官司一員自杭州至揚州瓜州澳閘適管常潤揚秀杭州新舊等閘依已降條貫專切提舉專水澳閘

覺察應干姦弊乞差舊曹監倚澳閘宣德郎新知崑山縣事趙朝散提舉管幹依提舉弓箭手例序官請給人從舟船等事於蘇州置廨宇以提舉淮浙澳閘司為名人吏許於常潤蘇杭秀等州選差半年一替仍令兩浙轉運司進奏官兼管發落文字從政和六年八月御筆鎮江府旁臨揚子江舟楫往來每遇風濤無港河容泊以致三年之間溺舟船凡五百餘艘人命當十倍其數甚可傷惻訪聞西有舊河可以避急歲久湮廢宜令發運司計度深行濬治以免沉溺之患委官處畫平令告功 蔡佑雜記云京口漕河自城中至奔牛堰一百四十里皆無水源仰給練湖自郡城至丹陽中路謂之經亟東西貫於河底河西有良田數十頃乃江南名將林仁肇莊地勢底於河底若不置

經函泄水即豬而為湖不可為田經函高四尺闊亦如之皆巨石磨琢而成縫甚縝密以鐵為憲楗自運河泄水東入於江中間獻議者欲自京口瀋河極深引江水灌於毗陵與太湖水相通可省呂城奔牛二閘其間別有利害亦以經函不可開其議竟不行紹興七年兩浙轉運司向子諲取唐韋損劉晏考核狀建言欲於呂城夾岡置斗門二石䃮一以復舊迹度費萬緡庶為永利詔從之二十九年夏四月乙亥戶部侍郎趙令詪言自臨安至鎮江河水淺澀留滯綱運望令守臣脩堰閘辛丑詔從之乾道六年守臣秘閣蔡洸自丹陽之南瀋至夾岡郡人顿時大有詩入年守臣殿撰秦貺自利涉門之北瀋至江岸郡倅陶之真有記（今記不存）文淳熙二年守臣閣學張津自京口閘以北瀋

至江口大惠錢良臣有記（記文在周治）京口當南北之要衝控長江之下流自六飛駐蹕吴會國賦所貢軍須所供聘介所往來與夫蠻商蜀賈荆湖閩廣江淮之舟湊江津入漕渠而徑至行在所甚便利也惟郡境高卬勢昂反若釜伏水不可以瀦北泄於江而南注於毗陵夫時不疏淤澱日甚前此節亹相望莫無以濬運為急而事大役重口耗後掣量力舉事僅濟目前否則縮手却顧而已歲移月改流斷舟膠綱牽相銜輕涉湍瀨由五瀉堰以濟（五瀉字從毗陵志書）風濤倏驚湍湍焉夜溺是虞其或怨辨聘使屬冬涸堙渠挽水轉相添注勞費百倍嘉定癸酉十一月乙未上采廷臣之議令因漕臣至郡同守臣總領相度開濬利便以聞時寶文閣待制史彌堅領郡事奉旨與運副吴鎰總領錢仲

彪沿渠按視得其源委蓋渠自江口行九里而達於城之南門民居商肆夾渠而列渠岸狹不盈咫畚土以貯於岸費省易集一雨濯之旋復填淤是積土不可以濬渠江干元有五閘京口閘距江里許又南為腰閘又東為下中上三閘下閘在轉般倉東中閘在大軍北倉後上閘在程公壩西樓北今腰閘已廢通接潮汎撙節啟閉晷從渠塞積歲不開木圮石朽渠濬而閘啟閉啟而潮通修閘不可以失時於是郡委壕寨官遍行打量自江口至南水門共長一千八百六十九丈約總用濬渠修閘三十七萬六千五百九十二工乃先覆寬僻之地計地面積土之廣狹以分濬渠節設之溢長計積土背渠之遠近以約日役工數之多寡又慮農事將舉役民非宜官軍徒健器用便利宜委戎司庀其役規模先定條列上聞都統制劉元鼎具畚臿藉徒

膚以俟命明年二月乙亥報可截撥糴粟為膚直需辛亥
決渠水立表識程功作使渠而徹居者暇之丙辰役兵大
集舉市如雲守臣總領躬自勸勞都統制日按行伍察其
情婾越四月庚戌通渠底績濶至十餘丈深至一丈餘閘
之圮盡者選材石更葺之自是巨防屹立海潮登應則次
第啟閉出納浮江之舟泊岸洪流暢無留礙暢柁維檣舟
人嘆呼然後濬市河新橋梁興溪港建郵亭脩縴路功緒
一新是可書已禮部侍郎李塈為之記曰嘉定甲戌仲冬
有詔京口漕渠歲久堙閼爰命守臣史公彌堅總領軍賦
錢公仲彪行視疏瀹二公協心奉詔推謹程功計費列上
於朝越明年春有旨賜可乃擇良日分飭王旅會於渠上
畚揭雲興綆鍤麇集統帥臨督罔或不虔決水縱之下見

其底度地立表分晝賦役爰始爰度時惟史公安來監明
旁賜周覽衣惟趍之相率勸功自城南闉以抵江口隨地
勢曲折爲里者九先是齊氏瀕渠而居侵冒臨跨日月滋
甚載舟之水劣甫倍尋舳艫經過幾同界盪挽夫頓連進
不能跬政弛吏玩濬治急忽刮腐革壞布於近岸一雨驟
至旋復於渠乃令相攸於彼隙埊分猜塗泥高埒郎舁竝
渠之家或歸所侵仍加振撫毋俾失職闢空沙瀲星露垠
涯曾崎脩聳清波演溢閘舊有五木腐石泐支柱苟存乃
命吏葺選堅擇良矩矱增傑跨渠而橋前後惟六遺丹裂
村所制兼施新作者四其二仍故橋或缺覆與渠俱新渦
高架空虹亘霓蜚磴瀾華紅相輝爲美吳檣蜀艦沿泝夾
俾埏埴載路駭若坤坼公曰嘻哉吾志未平惟城之東歸

水有洩以匯積流瀦泄有制為渠之精埋塞既久復命疏
鑿廝而西行抵通津門西環軍康折偷止熖為脩尤風斯
而東行繇甘露港以注之江復建二閘以時啟閉舟楫灌
輸軍械轉致入出取道貫為便易海決不驚無有暴虞繇
南城入抵東方門悉瓮其城繇城南出達於呂城閘石其
途抗大下上妥槐安行甚雨淫潦免於旋淖又以餘力改
營舊館廠為十楹賓客往來憩息有所以及市溝壩濁而
清東抵黃泥淺淺而口小利徹害隨力所及以興以除未
易殫述惟始鳩傭衆役序舉迨及奏功不懟於素巹數其
日甫一周口民不預知官不告勞豈惟軌餉繫此之賴流
惡達壅宜民孔多來者歡騖居者嗟咏交享其利矣測其
由當稽諸古渠通江湖見於遺書其來尚矣唐漕江淮轍

閘置堰國初淳化始詔發之熙寧元祐相距兩紀由猜中
帝持議異同曰堰與閘廢復不常至於紹聖使臣孝蘊抗
議講畫論謂詳纖易堰而閘防定於此公私便之今弗可
改與漢之利實出孝蘊置官專掌厥意甚良以時申儆南
國永賴哉臣提朝制遂聚戮邦人啓言文公之舉美軼孝
蘊厥庸茂焉蓋是役也縣官賜錢為緡千萬太倉發粟為
斛八千葦司合助惟力是視郡摶淳用汔濟登茲公視為
常弗以自汰凡古之人動民為先圖事揆衆病於弗力斷
而為之鬼神避焉文治因循人心苟覷奪於浮議憚於智
勞近世以來茲弊特甚勇於濟物公議信焉在漢之世閘
南山渠鑿褒斜道在唐之世閘三門山鑿廣運津哉利船
漕哉資田溉者在文冊炳炳如丹今公所為視古何忽大

書詔後執不獨然且俾參者知嗣公志克成守式有永毋隳臺以跡圖備官史氏撫增與補於是乎書

伊婁河唐地里志開元二十七年齊澣開本傳云澣建潤州刺史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唐書音訓京口在潤州城東北甘露寺側瓜步在今真州西六十里距揚州一百二十里宋文帝饋百軍於龍處也東今揚州西南二十里有瓜洲土人云其洲為瓜步也伊婁渠今無其名疑今瓜洲北至揚子運渠是其地當時瓜洲逆隸潤州故澣得以改置漕路太平寰宇記開元二十二年潤州刺史齊澣以潤州北界隔江為限每船繞瓜步江沙尾迂迴六十里多為風濤所損臣請于京口埭下直截渡江二十里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無風水之災歲收利百億又立伊婁埭由是免漂損之災

丹陽縣

練湖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晉陳敏引水為湖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　元和郡縣圖志練湖在縣北百二十步周迴四十里晉時陳敏為亂據有江東務修耕織令弟諧遏馬林溪以溉雲陽亦謂之練塘溉田數百頃按新唐書地理志練塘周八十里里數與水經注元和郡縣圖志及劉晏狀多寡不同　寰宇記引語林曰晉太傅褚裒遊於湖狂風忽起船欲傾褚公已醉乃云此舫人皆無可招天譴者惟孫興公多塵垢正當以厭天災耳輿地志曲阿出名酒皆云後湖水所釀故醇烈也今按湖水上承丹徒馬鬣覆船山馬林溪水色白味甘　文選宋文帝有濟曲阿後湖詩　顏延年有侍口篇遊後湖詩　按練

湖有唐劉晏南唐呂延正奏狀及延正序銘古刻湊志鮮有傳者今併以聖朝淳熙間比文備載使來者有考唐宋都河南江淮等道轉運使撿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劉晏狀得利史韋損丹陽書壽等狀上件湖未圖經周廻四十里比被丹徒百姓築堤橫截一十四里開瀆口洩水取湖下地作田其湖未被隔斷已前每正春夏雨水漲滿側近百姓引溉田苗官河水乾淺又得湖水灌注租庸轉運及商旅往來免用牛牽若霖雨泛溢即開瀆洩水通流入江自被築堤已來湖中地窄無處貯水橫堤壅礙不得北流秋夏雨多即向南奔注丹陽延陵金壇等縣良田八九千頃常被淹沒損遇亢陽近湖田苗無水溉灌所利一百一十五頃田損三縣百姓之地今已依舊漲水爲湖官河

又得通流已久免要早滌奏聞中書門下牒浙西觀察使與本州勿使吏令修築致有妨奪永泰二年四月十九日右劉晏狀文粹有李華練塘頌南唐知丹陽縣鎮事呂延正奏其略曰當縣有練湖源出潤州高麗長山下注官河一百二十里當縣丹徒金壇延陵人戶並同口潤臣請石碑得開湖利訪諸鄉老咸曰疇昔以湖有為故立碑於縣門其發於今將百年矣當為湖日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尺旱可引灌溉澇不致奔衝其青田幾通萬頃昔環湖而居衣食於漁者凡數百家有斗門肆所泄前唐末兵亂之後民殘湖廢安仁義取斗門餘木以修戰艦自此近湖人戶耕湖為田後來引量賦稱租稽費商失恃漁樵失業河渠失利租庸失計民思復湖以禦災奈何無所稟力焉苟

欲訪其利病則稽碑可知觀湖可見臣頫承條制葺陂塘
切愛其湖為利甚博遂為材役工於古斗門基上以土堰
堰捺及填補決缺處切訪議囊動謂臣弗良圖且發湖豐
已者不十餘家有湖無災者四縣之地臣明知利害獨如
弗聞自今歲秋後不雨河道乾枯累放湖水灌注使令商
旅舟船往來免役牛葦當縣及諸縣人户請水溉田臣並
抵破湖岸給水如將入遠須置斗門方得通濟其斗門木
植須用槐楠乞給省場板木起建狀下所司處分并元五
年十月四日　不作利物不仁不剪害物不義不仁不義
不足為人先王致山於四裔盡力於溝洫蓋亦除害興利
以厚生民也延正嘗思致力於人致身於君會國家之使
令為丹陽令因售碑稽閱練湖之事憶世所嫉害大利小

者其以湖爲田之謂歟伏今之人不獲其利而罹其害旱
益枯槁澇滋昏墊徒來歎其災而莫測其亂也田無十室
之用湖富四縣之利智者有以從長愚者不可慮始利豈
可發害豈可留且湖之興發有似隨國之興發興於前唐
之初發於前唐之末今我唐開國斯湖豈得發也具事以
聞允諧天心大發粹材以充門鍵傳命遐邇罔有不仉待
事黙無澤害相愛於是發墨環岸疏鑿斗門民若子來役
佚莫勞人不勞而物感財不匱而用畢大澤既陂大水既
豬物得其利民除其災波瀾瀰瀰魚龍是依菰蒲莓莓邑
人所資步之終日不得其極望之若海莫知其涯富雨時
行派流歸壑塘人之功不營而獲乃植柳以助其防興工
以陪其闕哉平原使焉河流不患竭丹陽耆舊謠言曰昔

之復復其德今之復復其廢是龔公之于其初而公以成其終也事雖殊時功其一揆而今而後民其有望庶幾免於患矣惡雖不敏聊以為銘海大兮波濤溺人淵深兮淵澤生民興發我恐有數利害孰云奮倫風動菰蒲靡靡浪搖黿鼉鱗鱗遠哉龔公兮予將復新赫赫然帝命兮來教為春

右呂延正奏狀并銘

淳熙二年秋旱文惠錢良臣時為總領請以縣官緡錢及米募民力浚埋湖治堤之圯而穴者以助荒政上命之詔使歸與郡太守具聞大資沈夏自蜀移守相與計徒庸度疆域集三邑少壯之可任者浚治之教官陳伯廣為記其略曰自長山合八十四流而為長谿自長谿而為湖湖又自別為重湖陡環湖四十里而築高於舊者六尺加厚四十尺而并敺其上舊疏為

斗門者五為石碶者三為石函者十有三皆以備蓄泄也今加板於碶十有二寸加函之管數倍之而易十門之柱以石者眂函之數均用民力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九十有七總為米一萬八千八十石為錢二千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八百皆有奇而錢出於郡帑者五之三鳩工於冬十二月之戊寅號明年三月朔而竣其役　湖分上下上湖

横塘　東西斗門　順濟斗門　横塘石碶　涇州石碶

公公函　戴家函　伍伯婆函　張函　堯函　下湖

南北斗門　姚婆石碶　胡頸函　洪家函　新函　蔡

陡函　觀松函　龍成後函　南石函　秋函　蔡佑雞

記云湖之作本緣運河又有上湖在高邛處京口堵山之南水自馬林橋下皆歸練湖湖之底高運河大餘昔年遇

歲旱運河淺即開練湖斗門放水入河舊有石記言放湖水一寸則運河水長一尺近歲練湖淺澱上湖皆為四近民田所侵蓄水不多堤岸斗門多不修治若遇旱則練湖不足以濟運河亦因之淺

金壇縣

思湖在縣南六里東北受荊溪水西南流十二里入大溪

白湖在金壇縣西北十里周廻百餘頃北受五中澗南流十二里入大溪寰宇記在縣北一十二里溉田一十二頃此二塘梁普通五年置陵王記溉冬平湖陳武五陰日發武德二年本州刺史劉允超重修復田以為名焉

長塘湖在金壇南三十里周廻一百二里又名洮湖南徐州記字書洮音姚即五湖之一周處風土記以太湖射湖貴湖滆湖洮湖為五湖此即洮湖也其水達震澤入松江至海年昭鄭道九谷以此為五湖之一舊有八十一浦口後所存惟二

十有七皆淤塞不通京口舊傳王彖字伯壽嘗論金壇水利謂洮湖舊有八十一瀆口皆達制城延陵丁角薛步四瀆之水今所存惟二十有七皆淤塞不通遂至昉舊跡浚而深之下流無壅則水不為害入以為使晉王恭兵敗走至長塘湖王封子允之逆鎮見于長塘湖宋泰始二年吳喜至長塘湖即與義興太守劉延熙分於湖口夾岸築城制遣沈懷明等東討以督護任農夫助之自延陵出長塘力戰大破業遂棄城走俗語詩長塘湖一斛水中一斛魚

湖壁港在城東南三十里按湖壁又作埭壁以南史考當從埭以南齊書盧絳傳考當從湖今兩存之

丁卯港在城南三里即晉所立丁卯埭輿地志晉元帝子車騎將軍裒鎮廣陵運糧出京口為水涸奏請立埭丁卯制可因以為名許渾詩序言於朱方丁卯澗村舍手寫於絲欄截目之為丁卯集蓋渾嘗居此

蕭塘港在縣東北四十五里

洪信港在城西南二十五里

炭渚港在城西南四十里

丹徒縣

東西二港並在城東南十八里

上東港下朱港皆在城東南上港四十三里下港四十五里

黄港在城東南四十里

高義港在城西南三十里

樂亭港在城西北十五里

淺溝港在城東南三十五里

戴港在城東南四十三里

剛清港在城東南三十八里

大港在城東北四十八里

中泠泉在江中蘇軾遊金山詩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又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詩活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蔡肇石排山濮詩中泠之西古石排狂波悍浪不能催人煙江疊嶂圖詩中泠之南古浮玉鐘鼓下震蛟龍川並用此泠字潤州類集江水至金山分為三泠又唐竇羣金山詩西江中瀘波四截用此瀘字歐陽脩云陸羽茶經論水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至張又新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以揚子江南零水第一丹陽寺井第四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以揚子江南零水第七丹陽寺井第十一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又新煎茶水記代宗朝李

秀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因赴郡
抵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況揚子
南零水又殊絕二妙千載一遇可曠之乎命軍士挈缾操
舟深詣南零陸執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
則江矣非南零者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曰自此南
零者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舟蕩覆半懼其尠
挹岸水增之處士神鑒也其敢隱焉太平廣記黃皇李德
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中零水
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憶
乃汲一缾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歎曰江表水味有
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也
並用此零字前志昔人取中冷泉用油紙覆缾長竿深探

屢至井底則引用一竿縋破油紙使水入斛滿然後引出近歲不復如此取水寺僧乃指水陸堂下井水為中泠非也

丹徒縣

馬林溪在城南三十里唐皇甫冉有冊行王馬林溪遇雨詩

辰溪自丹徒縣境經延陵鎮北流入於金壇境本名盛溪案晉紀孝宗駒諱故俗呼為辰溪

丹陽縣

白鶴溪在縣東南三十五里一名荊溪出于縣之古荊城故名溪流貫金壇縣北入延陵郡境

金壇縣

大溪在縣西二里南徐州記大溪東南一百三十七里入長蕩湖

唐王溪在縣西南三十里文芽山水東南流入大溪其側有唐王村因名

丹徒縣

歸水澳在中閘之東元符間漕臣曾孝蘊始置澳閘崇寧初因置提舉官一員詳見漕渠乾道以來規模浸廢守臣秘閣蔡洸欲復之未能待制史彌堅深惟昔人置澳瀦水以補漕渠之泄故閘雖日啟渠不告虧失今不圖瀦渠僅濟全功猶慊迺講尋遺規程工拓址倍廣增深啟閉以時又因其餘力於轉般倉後創閘鑿倉壕河東北與甘露港接仍鼎造石閘木閘二所於港口以便轉輸記曰春秋大復古識變古復之為是變之為非斯已乎曰未也必也既復之又旁通而曲暢之使無遺利焉斯足為復古也已南徐地高卬漕渠貫城中為西津斗門達於江以出納綱運昔之

為渠堘者慮斗門之閉而水走下也則為積水歸水之澳以輔乎渠積水在東歸水在北皆有閘焉渠滿則閉耗則啟以有餘補不足是故渠常通流而無淺淤之患歷年久澳廢弗治渠亦告病余至郡之初視渠湮塞且盡斗門不閉公私之舟望吾州趾步不進率由江陰五瀉而去暇日登北固亭覽觀山川形勢閒閱井閘綿絡江滸乃無培婁之限默計起北固而城之西至於還京門亦足以障蔽一面然後大嘗彩試河容易會有旨開濬漕渠父老請言二澳不可不復則按行故迹積水為居民抵冒膠固盤錯未易遽得獨歸水隄防最存私念復一澳固足為渠利然澳之西南則轉般倉其東北則甘露港引而環之倉廼因以鼓倉受者在渠給者在壕以便夫綱運之出納引而接諸

甘露別為斗門以通於江並三水為長壕則向者然計之
城雖未能就然距壕為固是亦城焉而已於是親復其地
度工庸賦丈尺改修歸水故閘以通於渠且濬而廣之其
頹倉之壕則取其土以廣倉垣之北規為他救益受灌輸
其達於甘露港者則為上下二閘候潮登否以益納上流
之舟且慮二閘之間不足以容多舟也規北固之趾有陂
澤則又通之為秋月之澤以藏舟焉其下閘之外則濬補
八十丈客舟浮江乘便輒泊以避夫風濤之害役既就客
有言曰歸水初意祇以灌渠今達之於江閘啓則淺無乃
失其為輔者乎是名變古非復古也余曰始為歸水之溪
者其積特二百丈而余之西引者亦二百丈其東引者百
二十丈又益之以新濬合而計殆三歸水之積矣昔者南

徐特一郡耳四方之舟至者有限則一斗門足以通之今
天子駐蹕錢塘南徐實在所北門卒江淮荊廣蜀漢之漕
艣舳於此過客往來日夜如織使古人復生殆不必守其
故智也啟西津斗門以出納夫舟渠水耗則下澳以益之
者其常也乃若舟多而一斗門不足以受則吾甘露之閘
互啟更閉而分受之者其不常也黃旗紫蓋運在東南萬
艘千槳乘時順動吾子行見之矣是舉也延袤城壕流通
漕餉固儲峙安民旅而輔渠之備且再倍之其為利不既
多乎客顧瞯曰民不可以慮始而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乃
今知變古者徒曰變之而不得夫古人未盡之意是可譏
也而復古者豈膠柱鼓瑟之謂乎顧刻之石以諭來者余
非復古者也而客之意有不得辭凡費緡錢四萬五千四

千未石四千九百九十有奇皆出之郡所役禁卒其功力視借助於大軍者三之一水面之廣狹不等廣者十有五丈狹者不下十丈深丈有五尺云

金壇縣

白龍蕩在縣南六里龍祠在焉祠前有亭淵山極可愛米友仁過此留故久之揭其亭曰明秀字極遒勁留祠于西壁

丹徒縣

放生池在子城西南舊稱秦潭歲旱不涸陸龜蒙詩松門穿戴寺荷徑遶秦潭亦曰綠水潭李仲殊詩百丈古潭深魚蝦不計金好來秋夜聽深處有龍吟唐乾元初為放生池自洋州至昇州凡八十一處潤猶未有聖朝紹興癸亥詔天下各置放生池越四載庚寅潤始立焉守臣閻學鄭

流記謂澤通海眼理或有之其地右直運河曰千秋橋北峙月觀即萬歲樓前望則鶴林諸山拱立以朝而旁屬側出于東南者壽邱山也曰環勝禁與夫名物之稱是為聖天子千秋萬歲齊福介壽之符天造地設豈人力所能及哉臨流建亭榜曰南山得天保報上之義矣放生池創於紹興庚寅歲月浸久沿岸民居日侵月墾池面因以湫狹累政因病之遷欲經度而弗克舉守臣龍圖大卿趙善湘視諸故府按籍而復舊墻以限其外還以遠其內為重門複屋與夫侍班之次立碑之亭色色堅具閎敞雄麗始稱臣子虔祝南山萬壽無疆之意矣自為記曰聖天子在御二十有八年春二月臣善湘以暇日登月觀之臺周覽城邑概然感於聖天子清靜之化比閭族黨雍雍穆穆無窮

訟之風無鬬狠之習俾非才之人得以冒居此為之赧
然俯視臺下有池一泓中植荷芰傍積糞壤問之左右曰
此放生池也於是大驚懼亟求之郡府考諸圖籍其所登
載僅存條目書其大義而已昔之規模廣狹漫不可考倘
就其所存加之葺闢不惟湫隘特甚無以遂魚鼈之樂而
畔岸弗立無所底止深恐屋於其旁者日侵而不已也乃
率僚吏臨而審觀之博訪故老有知其故者謂數十年前
池之廣蓋不翅一倍於此後以郡計之急借以為遊觀乃
臨池設酒壚而池日就湮塞指今小軒曰此舊南山亭也
葺不逞日醉飲其上不知幾年矣邇來沿池居民並緣為
姦潛以糞壤侵積池垠稍久則築而屋之相其曲直高下
之勢池之舊跡宛然而具存條吏故老相與告曰是無可

疑者矣試詰鄰池之業其地者各以契券來驗必得其要
領乃遣知丹徒縣事臣姚元特以禮而進諭以臣子報上
之義皆欣然而從因命坊吏率而步之有溢於券契文尺
之外者皆此池之舊物總而計之所謂已富固不復窮其
所隱遂與之約曰凡所見侵皆前人數十年間之事今乃
使復歸之官撤楹榭決藩牆得無薄貴官盡給之寬與之
程使得從便移徙乃先自治其官地之害池者闢修衢作
重門於池之東為亭五楹直池而西面當一池最深處揭
南山舊名於亭上又於亭前別為軒如亭之數亭之兩傍
各為屋以為郡縣軍官待班之所視其秩序皆左右差列
莫不虛敞寬潔無榛雜斥塞之患酒壚之軒撤而去之退
為限隔以絕其臨眺曰役營三百夫不一月官役胥未進

而民所逐已如數於是盡取其地統為高牆牆之內為徑丈有奇以容往來植柳其傍以護傾圮皆引繩而劃之其糞壤之不可築者乃從之闢地取土為牆牆成而池闢始集工於七月之十三日訖事於十月之朔乙亥越十八日會流虹之旦臣善湘恭率僚吏祇拜於亭下顧瞻池中織鱗巨介浮游而去或得其樂若忘其曾受網罟而新沐恩波者是日也積陰旬餘霽色微開亭池一新臣工濟濟畫欉盡敬邦人環視莫不肅然而悅亦以見人心之所同欲也夫天下之事其弊之已久者未易以興起而狃於私情之切已則視公一之事不暇深顧然至於感發之機油然生於觀聽之餘而數十年已失之物乃得復還於一旦之頃此豈威令所可及言語所可孚特歟盛哉皆聖天子清

静之化風俗還於醇厚之所致也臣善湘一介無他不能仰副聖天子扶擢之意嘉與郡人涵泳清静之化幸託於斯池以自見其拳拳敎工之萬一致再拜稽首以言來者繼自今歲葺月理前規後隨使斯池日新又新億萬斯年以對揚天子之休命則又小臣之與郡人所同欲也池之四維廣狹不一其西墻自北而南又折而西然後直遂皆立石為表巡表而計之為丈同回圍牆共一百八十八仍圖其曲折之形於碑陰以備他時考訂云嘉定十五年歲在壬午十月朔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知鎮江軍府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節制水軍都統司諸軍賜紫金魚袋臣趙善湘恭書

丹陽縣

葛洪煉丹井在縣東

丹徒縣

新豐塘在城東南三十五里元和郡縣圖志新豐湖晉大興四年晉陵内史張闓所立舊晉陵地廣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惡穢闓創湖成灌溉之利本傳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曰張闓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為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陽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寶宜得其才以闓為大司農

官塘在城南八里下鼻塘下巽港皆在城西八里

嘉定鎮江志卷六